

cmchao / November 03, 2010 07:56AM

[原夢系列31: 羅明源: 從歷史認識你是誰](#)

原夢系列31: 羅明源: 從歷史認識你是誰

【記者呂淑烜台北報導】提到鄒族這近百年來的家族遷移史，現年42歲的麓雅札娜原創群有限公司負責人羅明源可以娓娓道來、如數家珍。但是他說，小時候住在部落時，對族群文化了解不多，甚至有過一段「失語期」，是到成年之後拍攝原住民相關議題，才慢慢尋根和理解。

羅明源的公司名字，就是家族的姓氏。住在阿里山的鄒族人曾在民國初年期間遷居到南投久美一帶，後來因日據時期外來政權的介入，強迫鄒族和布農族人住在一起並且通婚。

在民國初年，久美一帶曾經爆發嚴重瘟疫，遷居到此地的鄒族人受到波及幾乎滅亡，沒有染上瘟疫者，有些又遷回阿里山特富野居住。

羅明源解釋，當鄒族的母社（大社）例如達邦和特富野部落，人口數量到達一定程度，山林與自然沒辦法負荷這麼多的人數，一些家族會主動要求遷出。家族們推派代表，從母社的庫巴中取火，帶到選定的新部落地點，就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大社，和原本母社地位相同。

■麓雅札娜原創群有限公司負責人羅明源（左）認為，原住民要從歷史了解自我，進而關注部落議題。（圖／羅明源提供 文／呂淑烜）

部落的起源發展與遷徙，反映在地名上。南投的「和社」，地名就是源自鄒族。往東埔、玉山的必經之地和社，其實就是鄒族族語的「大社」發音。

部落裡的認同感

羅明源說，他的家族就是從久美遷回特富野的家族之一，原本在久美應該是頭目家族地位，擁有舉辦部落祭典的責任和權力。但是羅明源從小就沒參加過鄒族的戰祭，甚至長輩也不會到場。

「當時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大家都去，就我們不去？」羅明源說，家裡長輩都不談這件事，後來他慢慢推敲才發現其中原因。離開又回來母社的家族已經有自己的頭目，怎麼好去參加別的頭目舉辦的祭典。更何況祭典中每個家族位置分明，各自有站列之處，並沒有羅家的位置。

「最重要的是認同感。」在部落裡，居住不是可資證明的認同，受邀參加祭典、享有一席之地，才代表是一家人。羅明源說他12歲就離開部落，到市區念國中、住校，也就沒來得及再多問更多問題。

曾經忘記的母語

從羅明源念書、當兵、出社會工作，他說自己也是經歷典型的被污名化、飽受歧視的年代，想要用各種方式隱藏自己原住民的身分。甚至是在離家很久之後再回部落：「媽媽講什麼我根本聽不懂。」羅明源說，很久沒有碰到講鄒族語的人，自己也不再說，導致親如母子，卻完全不能溝通。

後來，羅明源到公視參加原住民傳播人才培訓課程，當時的課程培訓班班主任是虞戡平，在課程訓練中有極重的原住民族群文化比例：「接受密集的訓練，這時候引發興趣，更想要知道自己家族的歷史、把失落的母語找回來。」

在培訓和持續和母親對話的過程中，羅明源找回小時候住在部落的回憶，也找回對母語的記憶和使用能力，只要回到部落一定說族語。

曾經拍攝林務局委託製作的《揭開孖遺生物的面紗 - 阿里山山椒魚》、《原力出列》系列，羅明源說，他目前想要嘗試拍攝的是原住民的歷史故事。

「例如吳鳳事件、228事件。」羅明源回憶，部落長輩幾乎不提這些事，究竟是何緣故？關於228事件，社會大眾較常見的是「國民黨政權屠殺台灣知識分子」這個角度，但在原鄉部落，228事件也是讓鄒族人從剽悍的民族變成沉默壓抑的一部份原因。

羅明源說，有次在部落聊到228、聊到一些長輩當年的事，被母親聽到了，從後面給他腦袋敲了一下子：「誰叫你說這些。」也許年輕世代會認為，真相如果不說恐會被塵封或竄改；他則剖析長輩心情，那是一種強力的時代陰影，讓老一輩的人不願多談；卻也激發他想要了解來龍去脈的動力。

被抽換的一課

「我問很多漢人朋友，知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吳鳳那一課從教科書裡抽掉？」羅明源說，很多人都知道「被抽換」，但卻不知道為什麼？

羅明源笑說，小的時候他們鄒族小孩也都不太清楚；還有人參加「吳鳳紀念歌曲比賽」得名，或者吳鳳祭祀時被選去主祭。「現在想起來多麼荒謬！」羅明源說，就算吳鳳鄉更名為阿里山鄉這麼久，但是鄒族人或者原住民的尊嚴總是不夠完整，只因為沒有獲得正確的對待和平反。

他認為，該用影像方式呈現歷史，讓原住民與漢人學生都可以讀到原住民族歷史事件：大港口事件、七腳川事件、霧社事件、牡丹社事件……「先知道家族的歷史，才能知道自己的身分。明白自己是誰，以身為原住民為榮，就會關注部落的問題。」這是羅明源的希望。
